

讲述二十四节气故事

——征文(第三季)——

立春，春的首歌，也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一首歌。淮河大地绿意盎然，花儿们若洪流，进军大自然。丁香枝上闪亮的蓓蕾，跃跃欲试、生机勃勃，痴痴地瞭望着寥阔的天宇；蒲公英的绒毛飘飘撒撒，闷着头儿的籽籽在黑暗中翻身。大地冬的镣铐已被冲毁，奔泻着酩酊的芬芳。初春虽与寒风搏斗，但尚寒的密语藏着绵密不尽的温柔。东风的芬芳，拂山川，越淮流，过田野，像母亲慈爱的柔指，轻轻解开淮河大地冰封的寒衣。大地泥土的深处，渴望翻身的良种伸展腰肢，倾听春的声音，自然界的“婴儿们”望着母亲鼓励的眼神，以稚嫩的胚芽欲撬开头顶的封条。淮河岸边、古城墙下的柳枝，如春的柳笛，弹奏出嫩绿的声音。杨柳枝条晶莹的新绿，是淮河轻盈而灵动的笔触，在天地间勾勒出希望的霞光。淮河、淝河滋养的大小小河流，以春的鼓点，敲打着所有的碎冰与流水，齐奏出春的圆舞曲。或大或小的鱼儿，纷纷从藏身的“宫殿”中浮上水面，吻着惬意温暖的阳光，将五光十色的鳞片化作春的信笺，传递着美好春光的可甜蜜。淮河大地广袤辽阔的田野，处处可见农人们的脚步，欢声笑语，愉快地丈量着岁月与土地的距离。翻开冻土，恰似展开淮河大地丰硕的精装大书，一章一页，记录着淮河儿女辛勤劳作的动人故事。淮河儿女们在田埂上奔跑，似百灵鸟的欢唱，又如河流中澄澈的玉珠，追逐奔跑的舞步，像插上五彩的翅膀，与梦想追逐，与白云竞舞。立春，是冬与春的对话，是灿烂闪烁的光点，是春色绽放的福光，是大自然生命的奇迹，在淮河大地的时光长河中，这首春天的欢歌，已经写下了永恒的美韵。

立春，春风送暖。淮河大地的暖阳

揉碎了萧瑟，淡香的泥土蔓延至草根藤蔓，如书卷般吟诵着春篇。袅袅娜娜的香气，温软绵绵的气息，让人眼眸隐隐约约随风波动。迎面而来的暖风，少冰凉，多暖意。风儿，以柔柔的手指，抚在脸上，绵绵软软的，抚得心暖，熏得意醉，像跳动的绿色精灵，蔓延妙香，暖心暖魂，被春风撩拨得醺醺然，像饮够吮足了淮河佳酿。大地沉睡的枝枝干干，睁开睡眠，眨巴着眼，满脸满身爬满米粒般的绿芽。院中的蔷薇，绿意点点，暖风儿一吹，一下子丰满了。春风吐柳孕蕊，蒲公英、马兰头、青蒿，缀满天赐的美的霓裳。生命的韵律，跳动着绿色光芒，清淡浓稠，映照着烟霞。万物逢阳，绿色装饰了淮河大地、八公山岭。和暖的风，道劲缤纷的春雨，燃烧着春的情、水的意。竹林光影簇生的灵性，汲取着大地母亲香甜的乳汁，涌动的春潮热烈地拥抱着春神，舞起动人旋律。天上一排排老柳，翠绿翠绿的，春风如明晃晃的剪刀，把柳叶裁剪得温柔而绵软，仿佛贺知章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的诗句贴在了柳叶上。淮水碧蓝，潺潺氤氲，八公山的绿，鲜明滴翠。湛蓝的天，悠悠白云，仿佛天使的翅膀，清新妍丽而明丽。路边数不清的小花，引来善美的蝴蝶，紧抱花蕊，尽情亲吻。淮河大地的今朝，万物勃发，浪漫的诗意，似灵动

的温柔，穿过唐诗，拂过宋词，豪放地徜徉在淮河诗意的王国里。

立春，春光织锦。初春是支彩笔，蘸着阳光的浓彩，在天地间挥毫，织就了至美华丽的锦缎。淮河平原的暖风，灵动交响，演奏春曲。悦耳弦音，丝丝缕缕，描绘华彩，编织春图。动听的溪水，如珠滚玉盘般流动，像镶嵌在淮河版图上耀眼的明珠，霞彩观光如锦缎般璀璨。伫立淮河边，观望古城墙下报春垂柳，倾听枝叶叶尖诉说的春的声音。春光婉约而含蓄，以絮絮绵绵的呢喃姿态，亲吻着柔绵和暖的热土，土地嗅着甘露芬芳，是上天派来的使者，带着春的生机与宏大希冀，潜入淮河大地。春光尽显神威，以磅礴之力摇山撼河。春光洒在滋润的热土上，土地嗅着甘露芬芳，溢出温润的泽光。春光在树干枝条上，点点春的嫩绿宛如少女甜甜的浅笑，动人又清新。春光映照在淮河及湖面上，冰层悄然融化，水面潺潺流淌，低吟而欢悦。淮河大地、八公山岭，迎春花的金黄，朵儿小，花儿多。樱花飞，又有一群飞进。野鸚鵡，站在绿梢头，迎着春风昂起脑袋，吟唱的歌不停地转换。田野里，农人敞开胸怀，一任送去的春风猛烈儿钻进褶皱的襟怀，眉眼间甜甜地笑着。淮河堤下一排排老柳，翠绿翠绿的，春风如明晃晃的剪刀，把柳叶裁剪得温柔而绵软，仿佛贺知章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的诗句贴在了柳叶上。淮水碧蓝，潺潺氤氲，八公山的绿，鲜明滴翠。湛蓝的天，悠悠白云，仿佛天使的翅膀，清新妍丽而明丽。路边数不清的小花，引来善美的蝴蝶，紧抱花蕊，尽情亲吻。淮河大地的今朝，万物勃发，浪漫的诗意，似灵动

的锦缎一般，得以升华、得以净化。

立春，福喜盈门。淮河大地的新春，满世界满眼的绿，春的天空与大地间，红灯笼一串串在大街小巷熠熠生辉，像通红透亮的红霞。新年洪亮的钟声，震耳而响亮，“东海流水”在大红纸上霍然醒目，墨香晕染，岁月沉淀，金勾银划，平安富贵与长寿的福字，写满了辛勤劳动者的天地。福，博大深邃，是“东海水长流”。福，守护家庭的温暖，既福泽深厚，又平安顺遂。春联是暖人的诗，佑护着家人稳行的脚步。室内炉火作响，煮着饺子、元宵的浓汤，热气袅袅升腾，幸福美满弥漫绕梁。美味佳肴的浓香，是无边的幸福美满。农家、市民檐前的红灯笼，是福放射出的光芒。上天的祝福福满淮河大地，大人孩子站在时光路口，双手接住上天送来的福运。纳福，是接纳生活的福，是拥抱命运的福。淮河儿女稳步向前，每一步都踩在纳福的节拍上。在纳福的春天里，与福同行，便拥有充满辉煌的明天。新春锣鼓阵阵，舞龙队伍穿梭翻腾，龙的鳞片闪烁耀辉，龙头似要冲上云霄嬉戏。舞狮队伍，威风凛凛，似在诉说古今岁月的传奇。淮河千年传承的剪纸艺人，以灵巧的双手，剪出吉祥如意、巧夺天工的美图画卷。街边美食香气缭绕，烤红薯的焦香、冰糖葫芦的酸甜、油炸年糕的香脆等等。上天春的馈赠，让淮河儿女心醉神迷。天地大爱的春之柔情，谱写出淮河温暖的颂歌。淮河大地新春的歌声越来越响亮，新春香甜的味道愈来愈浓厚。

淮河大地，八公山中，古城内外，纳福欢庆新春的热浪持续高涨。这是淮河儿女走过四季，让每一天的日子都充满阳光与温暖的福歌。

□ 随 笔

立 春 记

程晋仑

立春日的光斜斜洒在阳台，像一把金色梳子，轻轻梳理着每一片叶。此刻的阳台，这个经历一冬单调而枯燥日子的方寸之地，成了春的展览馆。

最先报春的当是那盆紫竹。紫红的叶片间，一朵朵粉嫩的花苞已经按捺不住好奇，悄悄裂开了小口，露出里面黄黄的蕊。它们像一群害羞的小姑娘，低着头，却又忍不住偷看这个崭新的世界。花香清冽，带着冰雪消融的气息，在空气中轻轻荡漾。

旁边的榕树也不甘示弱。经过一冬蛰伏，枝杈间冒出了许多嫩绿的新芽。这些小家伙们探头探脑，仿佛在打量着这个陌生的春天。老叶经过轻风洗礼，绿得发亮，像一块块翡翠镶嵌在上面。

最让人惊喜的当是几株墨兰。本以为它熬不过这个寒冬，谁知在立春这天，竟冒出了点点新绿。嫩叶初展，弱如雏鸟，薄如蝉翼，在阳光下几近墨玉。微风拂过，轻轻颤动，像是在向我诉说着生命的顽强。而在其繁茂的枝叶里生出几杆肥壮的茎，茎上露出几朵花儿，如翘翅的伊人，沁着淡雅而不失高贵的馨香。

站在阳台上望去，小区里一片宁静。楼下的玉兰树枝头已见花蕾，像一盏盏青瓷小盏，在料峭的风中轻轻摇晃。那些枝上挂满了的花苞，像一支支蘸满墨汁的毛笔，随时准备在天宇间书写春的诗篇。淮南的立春，总是带着几分矜持，几分试探。这座恰好被淮河一分之二的城市，此刻正站在南北气候的交界线上，踌躇着该往哪个方向倾斜。

□ 诗 歌

清平乐·爱鸟拍鸟记

司铁民

大湖之畔，欣喜南飞雁。
一众游人站堤岸，咋呼之声不断。
天高任尔飞腾，水阔凭伊浮沉。
今日大片在手，留得倩影长存。

十六字令·观东方白鹤（三首）

观，
鹤越千山不畏难。
栖息地，
淮水舜耕边。

观，
优雅身姿冠世间。
羽衣色，
红白黑皆鲜。

观，
鹤列国保一级禽。
痴迷者，
甘愿累和寒。

□ 诗 歌

海边，火红的海石花

孙登科

放飞的相思鸟
相偎相依在海边——
两把太阳伞
像两朵绚丽的玫瑰
遮住了蜜月中的缠绵缱绻

声音，很轻很轻
情不自禁地裸足划着沙滩

眺望蔚蓝色的大海
聆听低翔呢喃的海燕
恬静羞赧的风景
激起心中潮浪花，咏叹
层层地飞溅
去追溯未来的明天

此刻，他抚摸她温柔的青丝
悄然逗她笑言——
你的心真有那么海石花一样红吗？

久久地，她心痴神迷
心中已斟满的情感
化为潸然热泪
缱绻意象的相互映衬
宛若一部电视剧的开篇



石径与清溪

吴雨田 摄

□ 随 笔

冬 不 语

郑凌红

我当然知道，冬天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。春天太波动，夏天太热情，秋天多思绪，唯有冬天最适合安静。这样的安静，便是一种藏。江南的冬天，起得晚，睡得迟。古代的立冬习俗中，有“冬学”一说，初见时便一见倾心，仿若懂我心意的知己。我知道，在相对漫长的夜色里，宁愿披着夜的睡衣，也不愿早早入睡。时间如此湍急，我在寂寞时想到创作。而笔尖的思绪既来自于经过的春，跨过的夏，流淌的秋，也来自于分分秒秒的藏，当然，“分秒”是自我吹嘘的说法，但“藏”的想法总在脑海盘旋，久久不去。就像创作总是根植于热爱，“藏”便是热爱的内里，抒写自己的心，也盼望着有人看。

因为“藏”，李白的冬天因敏感，而摇曳生姿。他在《立冬》诗里写道：“冻笔新诗懒写，寒炉美酒时温。醉看墨花白，忧疑雪满前村。”说的是立冬夜笔墨结冻了，懒得写诗了，寒炉中温一壶美酒，边

取暖边驱寒，醉眼朦胧中，竟将月光当作了满地雪花。显然，他懂得慢慢放下，稍稍休憩，为了行远路而歇一歇脚。

车外川流不息，车内渐渐沉寂。有人叫我，不要太拼。而我也藏着掖着内心的独白，不想说我其实没有太拼，只是更在乎出发前的准备，更倾向于在琐碎的光阴里不声不响，我想这大抵也是一种“藏”吧。封存如旧灯箱开出的花，投在《天工开物》的文字里：“凡宝石自大至小，皆有石床包其外，如玉之有璞。金银必积土其上，蕴结而成。而宝则不然，从井底直透上空，取日精月华之气而就，故生质有光明。如玉产峻湍，珠孕水底，其义一也……”

也常常觉得，随着年纪增长，一到晚上，就觉得欠白天的“账”太多，又不想“还”。原本打算要做的事，因为身心俱疲而按下了暂停键，又偷偷地给了自己一个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的冠冕堂皇的理由。一个

□ 散 文

命中有你，温暖半生

顾海涛

等到母亲和这位救命恩人会面时，我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命大。这位姓蒋的女士说她从没有中午去护城河洗过衣服，那天就是很想去，而且洗的是秋天穿的的秋衣秋裤。

等她到了河边，看到有人在水里扑腾，起初以为小孩在玩水。可忽然发现6张1分钱的纸币排成整齐的队形，随着水的波纹一起一伏朝她漂来，感觉有点不可思议。于是再次看向我，发现我是在挣扎，就赶紧展开长长的秋裤朝我甩了过去。她说，觉得那6张钱是“报信”的。

感恩，是我家的家风。母亲拉着我，主动登门答谢恩人，走街串巷，一路打听，终于来到一户人家门口，望着一地的血水，才知道恩人家是卖猪肉的。

恩人是位性格大大咧咧的妇女，爽朗的笑声震得满屋嗡嗡作响。母亲让我认她当干妈，起初我还有点不好意思，一想到今后吃肉可就方便多了，于是红着脸喊了一声：“干妈！”

母亲从此买肉就固定在干妈的肉案上了，但并没有因为特殊关系受到关照，相反，有时卖给我家的肉质还不如卖给别人的，这倒为干妈赢得了好名声，说她做生意厚道，不分亲疏。其实，干妈心里是有数的，每逢年节

假日，她总是把最精贵的猪蹄、猪尾巴、猪耳朵装满一篮子，给我家送来，以此证明，跟着干妈，还是有好肉吃的。

从小叛逆的我，直到中学都让人不省心，懵懂年纪，模仿“江湖大哥”到处惹事，谁料真招来了小混混，经常在学校门口被堵。干妈闻听此事，砍刀“铛”地砧在肉案上，围裙一摘，袖子一挽，带着几个卖肉的自家兄弟往学校门前一杵：我看看谁欺负我家儿子！吓得那些小混混抱头鼠窜，再也没来找过我麻烦。

干妈家有两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儿子，丈夫是下岗工人，身体一直不好，生活重担基本压在她一人身上，可每逢母亲向她提供帮助时，她总是带着乐观的笑容，一个劲地摆手：“好得很，好得很。”

好得很的日子，随着干爸的去世戛然而止。干妈日渐苍老，卖猪肉的活也渐渐干不动了，又赶上两个儿子都处于成家立业的关键期，她只能独自搬到一间七八平方米的杂物间居住，把老房子等家业都给了孩子们。

干妈渐渐没有了往日的精气神，幽深的小巷里，她经常一个人靠在门边发呆。

不知从哪天起，我居住的古城，

时间似在不在，唯有打磨，才闻嘀嗒声。

总不觉得时间过得快，总又觉得时间过得太快。有人忙，有人闲，把自己从固有思维里抽离出来，感受冬天的抚摸。或深情，或冷漠。不由自主的倾向，像挥之不去的旅程，也像坚韧生长的习惯。

春生，夏长，秋收，冬藏，年复一年。关于冬天的仪式感，古已有之。“细雨生寒未有霜，庭前木叶半青黄。”宋代诗人仇远在《立冬即事二首》中描摹了立冬时节的萧瑟。但，也许在每一个你内心会拒绝的日子里，总有人将日子过得热辣滚烫。而这样的滚烫，来自于藏。

藏，如铅华尽洗的老人，或许相顾无言，却余味无穷。它暗示了一种不说，寻求的是自我解读。这一点上，我们的祖辈值得今人学习。他们欢欣迎冬，用最饱满的热情迎接立冬——冬季的第一个节气。

上至“天子迎冬”，出郊赐群臣冬衣、矜恤孤寡。下有“民间贺冬”，当日更换新衣、往来拜谒。这显然是一种豁达的态度，它似乎宣告了某种寂静需长途跋涉，而欣然接受意味着生命依时节而动的休养生息。静与动，远和近，都在看似不起眼的循环往复之中。

从小到大，总感觉我生活的古城很神秘，似乎有很多温暖的力量在守护着自己，除了父母，我还有一位干妈。

小时候，父亲在东北当兵，母亲独自拉扯我和我姐，实在管教不过来，我便成了“踢死蛤蟆弄死猴”的多动症男孩。

一个盛夏傍晚，我晃悠到古城东门外的护城河畔，看到一堆人在水里游泳嬉戏，心里痒痒，也想试试，却担心人前出丑，便悻悻而归。

第二天中午，我向母亲要钱，准备去澡堂子练练狗刨，午睡中的母亲坚决不配合：大热天，在家冲冲就行了。于是我翻箱倒柜，只翻出6分钱纸币，离1毛钱的澡票还有差距。突然，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把6分钱塞进短裤的屁股兜里，朝城外走去。

那是一个热得狗都喘不过气的正午，知了歇斯底里地叫个不停。白花的太阳底下，一个白胖的小男孩来到护城河畔，坐在90度的坡石上，犹豫很久，最终还是决定大胆试一试。

平静的水面，突然被激起浪花，脚不触底的感觉，让我彻底慌了神，眼前一会儿黄澄澄，一会是水花和蓝天，随即又是黄澄澄……正当我绝望时，隐约看到一个黑乎乎的物体飞来，我拼命去抓，没抓住，又被黄澄澄的窒息感包围，待到再次浮上水面，黑乎乎的物体第二次飞来，我拼命抓住，然后被缓缓地拖到岸边。

一位壮硕的妇女关切地看着我，问这问那，我脑子一片空白，话都说不出来，跌跌撞撞站起身，拔腿就跑。